



巴顿

自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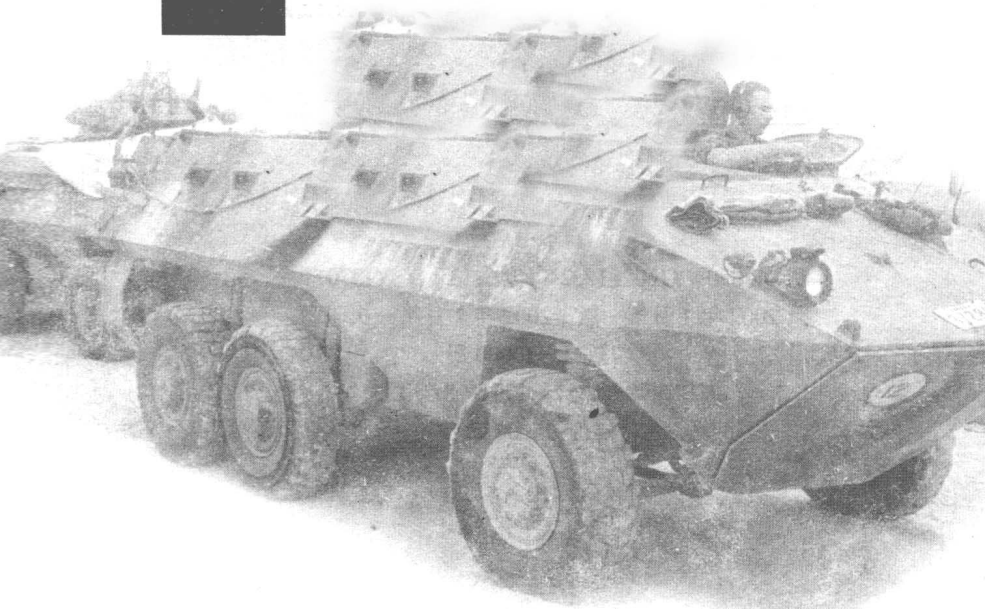
时代文艺出版社

美·乔治·巴顿 著

巴顿自传

刘浩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顿自传/(美)巴顿(Patton. G. S.)著;肖新文等译.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 1

ISBN 7-5387-1394-8

I. 巴… II. ①巴…②肖… III. 巴顿. G. S. (1885~1945) — 传记 IV. K837.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6597 号

巴顿自传

巴顿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字数:370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5387-1394-8/I·1354

定价:25.00 元

铭 谢

编辑的工作不容易，尤其对一个当事人的妻子来说当编辑更是难事。在此我衷心感谢为此书的出版提供帮助的许多朋友。我特别感激战时一直任我丈夫的副参谋长的*G.P.* 哈金斯上校，多谢他的第一手背景材料以及他为本书各章作序和注释时所从事的精心研究。我还要对本书引言作者，被我丈夫尊为当今最伟大的军事传记作家的*P.W.* 弗里曼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

比阿特丽丝·艾尔·巴顿

“战争的历史实际上是勇士的历史；尽管其人数少而又少，其影响力却足以排山倒海。征服世界的不是马其顿王国，而是亚历山大；摧毁迦太基的不是罗马，而是西庇阿；战胜法国的不是同盟国，而是马尔伯勒；推翻查理一世的不是圆顶党，而是克伦威尔……在战争中有这样一条真理：士兵什么也不是，将领却是一切……领袖必须是一位好的演员……他只有活生生地演好自己的角色，他才能令大家折服……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坚韧不拔地追求勇士精神；顽强不屈地追求胜利或是光荣地牺牲。”

乔治·史密斯·巴顿

《成功的秘诀》1926 年

“历史学家在本质上已形成深思熟虑、谨小慎微的习惯，因而他完全不能理解和欣赏军人旺盛的精力和热情……学者活跃在和平年代，军人牺牲在战争年代；因而我们总是通过学一者的视角去理解军人，以至于军人身上也带有了学者的一些品行。”

乔治·史密斯·巴顿

《成功的秘诀》1926 年

序一：英名永存

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比小乔治·巴顿更能征服人们想象力的军事人物。在他远征北非、荡平西西里、横扫整个沦陷的欧洲半个世纪以后，他的英名依然令人震撼。他被公认为美军在二战中最杰出的作战指挥家，曾令德国人闻风丧胆。甚至德国人在诺曼底为抵御并不存在巴顿集团军而构筑防线之前还对他赞赏有加。他在32岁时便荣升少校，并在一战中发明了装甲作战。至1945年欧洲胜利日前后，他麾下已有18个集团军共54万之众，相当于越战或波斯湾战争时期美军人数达到顶峰时的规模。作为一个被罗斯福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战将”的杰出将领，没有人能够超越他。《纽约时报》在他的讣告中称“历史造就了乔治·巴顿将军。他的荣誉当之无愧。他已被比做捷伯·斯图尔特、那冉·贝福特·弗莱斯特和费尔·谢里丹，但他比他们经历了更大的战争。他为战争而生。”

他虽戎马一生，但他留下来的显然已超越了军事上的征服。他是复杂而矛盾的，超出了生活却又全然人性。人们难以理解的就是他的巴顿式矛盾。他是一位为民主而战的将军，同时却又是一个带有反闪族^①色彩的、不知悔改的贵族势力眼。他对普通士兵的关怀赢得了广泛尊敬，而他抽打两个士兵又险些使他不光彩地告别战场。他刚愎自用，其实却时常不安和困惑。他精通法语，并且，虽出身权宦，贵为财阀快婿，绝非一般社会名流，却往往文雅不足，愚鲁有余。他的谦恭似乎发自内心，然而他又认同“放任个人野心”并坦言“我根本不喜欢泥土路，除非它通向功名”。50岁的时候，利用战火间隙读书的他曾为Ψ·T·Π·福勒的名著《将军：它的疾病和他们的疗法》而潸然泪下，因为书中的100位伟大将军有89位比他年轻。

巴顿是一个“拼装起来的人”——用他自己的名言来说——这一

^① 闪族人，古代包括希伯来人、亚述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巴比伦人等。今特指犹太人。

点无可争执，但拼装他的零件的准确数量却不得而知。他是个相信轮回和自己的预知力的神秘主义者，也是个虔诚的圣公会教徒，常常跪地祈祷（尽管他特殊的信仰要求真正的绅士必须能够不重复地念咒三分钟）。作为一个斗士，他作战的基本规则就是“利用一切手段猛攻每一个角落”，可他也认为对德国城市的地毯式轰炸是“野蛮、徒劳和丧失人性的”。他在消灭成千上万的敌兵时体验明显的快感，却不愿清洗战后德国的纳粹分子，因而成为国家的丑闻。他总是使自己显得像一名普通士兵，却又让人觉得很是不伦不类。战争结束时他佩戴的不是4颗星章而是28颗：双肩各4颗，两个领章各4颗，头盔4颗，两支镶珍珠的左轮手枪的枪把上各4颗。他是一个知道怎样才能引人注目的人。

“我要是没仗可打，”巴顿在布尔吉战役打响前不久给夫人比阿特丽丝写信时说，“钱会很失落。”实际上，他任何情况下都可能会感到失落。他总是得不到上司的赏识。“乔治，你的话太多。”艾森豪威尔曾对他说。艾森豪威尔有一回称巴顿“这个精神错乱的军官”。并对乔治·马歇尔说，“巴顿这个鬼东西爱惹麻烦，不过他在学习和实践方面是个不错的将才。”一位师长把巴顿描写成“战争中的无价之宝……和平时期的不安定因素。”巴顿广受赞誉，可他也许最喜欢他的一个士兵于盟军进军法国之前送给他的墓志铭：“这里安卧着一个你愿意为他进出地狱的人。”

1945年12月，巴顿死于一场奇怪的车祸。刑侦专家们推定出许多情节以证明这是一次谋杀，这也使他的离去更具神秘色彩。他的死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一次撞车应该无法阻止他生命的脚步。正是他生命脚步无穷的活力使他的传奇流传至今。他的传记作者拉地斯拉斯·弗拉格将他比做丹尼尔·韦伯斯特，说他是“‘一台穿着衣服的蒸汽机’，一名豪气冲天、永往直前的优秀军人”。他依然活在他的传奇和传记里。

弗拉格悲叹，巴顿的英年早逝“毁灭了一部二战造就的最伟大的著作”。无缘得也那本巴顿肯定会动笔却终于没能动笔的自传，万幸

的是，巴顿留给了我大量的日记、和信以及他亲手撰写的讲演稿、军事训令和回忆录，这便有了这本书。它虽充斥着血腥和残暴，却也十分诙谐生动：既像战争奇谈，又似旅者手记。正如史学家P·S·弗里曼在本书原来的引言中所说，巴顿是在“战斗的硝烟和激情还未消散时”匆匆草就所见所思。本书每一页的字里行间都凝聚着真实。

早在1905年在西点军校读书时，巴顿就开始写日记，并终生不辍。他完整地保留了自1942年7月至1945年12月5日即他死于车祸前四天的全部日记。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他运用的只是普通的而非思想家的智慧。对巴顿而言，过去就是通向未来的大门；潜心研究别人的经验可为解决以后的问题提供极有价值的指导。因此他如饥似渴地研读法国人的《诺耳曼人征服史》，寻找征服者威廉一千年前的进军战线，因为“那时的路线总是很实用”。身为战争艺术的实干家和哲学家，巴顿使自己变成了一个热切的读者，一个历史的学生和一个多产的作家。

他在本书中对自然景物的描绘是娴熟而传神的，不论是勾画晨曦中的大漠风光还是讲述严冬怎样“使战死沙场的士兵的脸孔很快变成了一种紫红色”。他以日记和书信当画板，也以之抒发情怀。摩洛哥“长满了杏树”，从山上望去仿佛“一束束神奇花朵如同一张张点缀露珠的蜘蛛网”。开罗不怎么讨人喜欢，“它真使人沮丧。整个城市和他的居民看起来简直就像1928年的纽约。”在北非，巴顿有一次随王家打猎，上千名赶兽人轰围豺狼和狐狸。巴顿在日记中写道：“一头我所见过的最大最黑的野猪跃过岩石掠下山坡，径直向我冲来。我在十五英尺外用猎枪射中了它的左眼，但惯性使它依然向前猛冲，最后扑倒在我的面前，溅了我一身血。”他兴冲冲地记下了国王后宫的那只豹子，后来也同样兴奋地写下了在法国东部为艾森豪威尔升火时竟使旅馆失火那件事。

每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必然也是一个称职的教师。我们从这些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巴顿创造妙语警句的天赋使年轻士兵们深受启发。“揪住敌人的鼻子照下裆猛踹”、“多流一滴汗，少流数滴血”等等言简

意赅的名句曾被贴在海湾战争美军司令部的显著位置。巴顿时常回眸历史去找寻古人的智慧，领悟斯通华·杰克逊的“千万别理睬你的恐惧”那样的至理名言。

巴顿花费了毕生的时间努力去培养那种从合格的指挥家变成伟大的指挥家的素质。他曾这样写道：“领导才能就是为了打胜仗。我有这种才能，但我要是能给它下定义的话那我就是个混蛋。”当然，我们无法言喻他成功的奥秘，那是超凡能力、运气、时机和勇气的结晶。 $\alpha \cdot \Sigma$ 劳伦斯似乎这样描述过巴顿：“他十分之一的智慧来自书本，是明确的。但剩下的十分之五却如掠过池塘的翠鸟般神妙莫测，而它正是将军必备之才。”

从巴顿的军旅生涯中我们可知道他的某些特点：本性好斗，崇尚攻击，因相信懦弱只会带来更高代价而不惜严重伤亡。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者，能拘小节而不失大局。他认为军事天才源于指挥家战略的点滴积累。所以他强调步兵可连续攻击60个小时而不致因疲劳而崩溃；不报告“天黑以后发生的战争事故应严肃处理，因为他们总是掩盖失误”；高级军官必须时刻冲在前头——以身作则——但如果临阵退缩，“那他再也没有机会退缩了。”

巴顿所写下的每一页的战斗经历都凝聚着真实，令人着迷，有时甚至触目惊心。无论是描写德军炮击西西里岛岛民——“全城百姓竟鬼哭狼嚎了大约20分钟”——还是讲述他解放集中营时痛苦地发现“石灰根本冲淡不了这里的尸臭味”。有时候他得出的结论在今天看来顽固而狭隘，例如他批评“穆罕默德的宿命教育”，因为“它束缚了阿拉伯的发展。我们一直在进步，而阿拉伯人却同公元700年时一样，没有任何变化”。

我们也能看清他的骄横自大。那种骄横自大后来使美军在越南损失惨重。回首他的军队在1944年12月痛扫德军的赫赫战功，巴顿当然可以自豪地宣称“比美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任何军队都打得又快又远，参战人数最多而所用时间最少……没有哪个国家能抵挡这支军队”。

虽是无心,这些日记却颇有价值地揭露了那些后来又参加了越战的军官们心目中足以给自己带来毁灭的不可一世。他们如此干净彻底地粉碎了德、日法西斯军队,以至于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失败。这种狂妄自大——“胜利病”——将会使未来的将领高估自己,盲目轻敌,从自己内部削弱了战斗力。遗憾的是,能够医治这种病的只能是战败的耻辱。为本书作注的φ.P.哈金斯上校曾任巴顿的副参谋长,后来又成为一名将军和越战初期的美军在越指挥官。这不是历史的巧合。巴顿在赢得胜利的同时,也种下了失败的种子。

由于出身行武世家,饱受军事熏陶,年轻的巴顿自然志在沙场。他的祖先可追溯到修·莫瑟,一名法印战争中的军医,后来成为法国大革命中的战斗头目,死于普林斯顿战役。巴顿的祖父老乔治·巴顿26岁时就已经是少将旅长,指挥第42佛吉尼亚团,1864年战死在赛德·克里科;其弟沃特·巴顿团长在皮基特进攻盖伊斯堡时阵亡。巴顿的外祖父本杰明·戴维斯·威尔逊由田纳西移民至南加州,在墨西哥战争中任上尉,表现神勇,后来婚姻幸福,并成为加州英商会的创建人之一。

“我确信你们的祖先在保佑你们,”巴顿曾说,“他们在注视着你们。他们对你们期望极高。”1885年11月11日,巴顿出生在圣盖布里尔的土豪之家,在父母爱的怀抱里长大。父母鼓励他培养对打猎、钓鱼等运动的喜好,尤其是骑车。虽然不善诵读,他坚持勤学苦练,克服了学习的低能,进入了西点军校。五年才能毕业的他虽然一年级数学不及格,但1909年在103名班级同学中排名第46。他被任命为骑兵少尉。一年后他娶了新英格兰地区纺织大亨的女儿比阿特丽丝·艾尔。

巴顿的将军才华在他还是个中尉时就已锋芒毕露。他深爱军营,觉得当兵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同时对冒险和闯荡也情有独钟。他还是一名优秀运动员,在1912年奥运会军事五项全能项目上取得过第5名;他剑术超群,正是他“刺比砍更威猛”的观点使军刀得以重新设计。在橄榄球、马球和自行车等运动中,他的头部多次严重受

伤,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他情绪古怪的原因。巴顿早期就厌恶民主制度,一直到死也没改变。1916年他给父亲写信时说,“少数人必须管制大多数人,这是为了大多数人好。”

战场上的胜利很快就来临了,功名旋即而至。因受到约翰·潘兴少将的赏识,巴顿在1916年远征墨西哥时被提升为布莱克·杰克的副官。随美军先遣部队开进战场的年轻的巴顿与潘科维拉的朱利奥·卡登内斯中尉展开了激战并取得胜利。他把两名墨西哥士兵的尸体捆在汽车挡泥板上。凯旋而归后他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成了国家的英雄。潘兴兴奋地说,“巴顿这小子是个真正的勇士!简直像个匪徒。”

一年后巴顿来到法国,并喜欢呆在那里。他认为“战场是一个男子汉真正的。惟一的归宿”。但是战局变化得很快。巴顿钟爱的骑兵眨眼就变得像弓弩一样过时。他虽守旧,但很快表现出创新的灵活性和诀窍,因此平步青云。1917年夏天他还在一份备忘录中痛贬新型坦克“狗屁不值”,而英国人十一月在康布雷战役中使用最先进的装甲车后,他便改变了看法。1918年1月他在给比阿特丽丝的信中说,“我坚信坦克在未来战争中会发挥作用。”

巴顿成为美国坦克部队的第一位成员,并领导设在法国的美国坦克学校。当第一批22辆坦克通过铁路运到时,巴顿少校不得不亲自把每辆坦克开下火车,因为他是惟一个会开坦克的美军军官。当搞不到配件时,他自掏腰包从罗巴克的希尔斯公司邮购齿轮和链轮。后来他先后统领了第一坦克营和第一坦克旅。像皇家坦克部队的主帅Ψ·T·II·福勒一样,巴顿不愿意用坦克对付坦克,他喜欢用坦克突破敌人防线,在其后方横冲直撞。

1918年巴顿得到了一次使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他的坦克部队协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第42师攻克了埃赛然后向庞奈推进。后来他在默兹—阿尔贡战役中指挥进攻时腿部中弹。他的英勇为他赢得了荣誉十字勋章和紫心勋章。

和他同时代的优秀军人一样,巴顿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达20

年的时间去思索、去描写、去升华军人的天职，除了对装甲车和飞机的技术发展抱有超常的兴趣外，他还抱着一个几近狂热的信念，那就是，全身心地准备战斗至关重要。即使在厌战的20年代，他仍告诫属下，“你们必须保持斗志。”作为全军最富有的军官——拥有一家伦敦的制靴厂和几家位于塞维的制衣厂——他可以过上一种绝大多数官兵都可望而不可及的生活。太平生活最终还是使他松懈下来，竟于1937年考虑退休。他的一位叔父劝阻了他并提醒说，“战乱将至——它将扫荡地图上的所有地方。”

随着纳粹进攻西欧，乔治·马歇尔组建了一支独立的装甲部队（坦克以前归从陆军），并授命巴顿指挥第2装甲师的一个旅。1941年，在田纳西州、路易斯安那州和东德克萨斯州举行的军事演习中，巴顿的坦克部队切断了对方的通讯线路，攻占了指挥部，所向披靡，引起轰动。硝烟使他重新兴奋起来，他预感到20年的和平已到了尽头。

战争终于再次降临。已升任陆军少将的巴顿于1942年11月指挥“火炬行动”参战部队之一的两支特遣部队进军北非。他的3个师共三万四千名士兵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登陆，呼应地中海沿岸的阿尔及尔和奥兰附近的其它进攻部队。出征前感人的一幕，是他向罗斯福总统发了血誓，“离开非洲海岸时要么是胜利者要么是尸体。”结果虽然受了点儿轻伤，他成了胜利者。希望美法重新修好，他倾向于大度，允许维希分子继续拥有宗主权，对法国政府实行的某些反闪族措施听之任之。1943年3月，艾森豪威尔将曾在凯瑟琳山口遭德军重创的第2军交给巴顿指挥。永远雄心不减的巴顿这样写道，“我命中注定要统率最浩荡的大军并去消灭德国人。”

他在西西里岛给了德国人一次迎头痛击。虽然他在“赫斯基行动”中采取的计划遭到英国将军伯纳德·蒙哥马利强烈反对——这是他们长期不睦的开始——可他耍了一个小聪明。他固执地拒绝了用他八万人的第7集团军去掩护英军侧翼，而是采用顺时针方向环岛游击战术，美军于1943年7月22日攻克了巴勒莫，又在8月16日先

于英军拿下了墨西哥海峡。从登陆到最终胜利，整个战役持续了38天，俘虏四万四千人。

不久，他打士兵耳光一事被曝了光。尽管他在日记中对这一事件仅作了些许忏悔，但他的确险些因之自毁前程。8月初，他在西西里岛慰问伤兵时殴打了一名据医生说是因打仗疲劳而倒下的士兵。他称其为胆小鬼，可挨打者被进一步确诊为疟疾和痢疾。一个星期后，巴顿竟又对另一名可怜的士兵拔枪作射击状。本来就对巴顿没有好感的艾森豪威尔闻讯后立即将其革职。巴顿虽公开致歉，骨子里却丝毫不悔：“如果别的军官也有勇气这样做的话，利用‘打仗疲劳’作借口的无耻胆小鬼将大大减少。”

然而，志在沙场的巴顿是幸运的，因为战争离结束还很遥远。没有人能舍得埋没他这样的战争天才。怀着极大的不安，艾森豪威尔1944年使巴顿官复原职，指挥新组建的第3集团军。同年7月末，他的部队成为突破法国诺曼底地区的美军先锋。紧接着，巴顿的铁骑从三个方向横扫了法兰西。9月25日，他攻至梅斯北部的摩泽尔河，德意志帝国行将覆灭。

在本书中，巴顿对盟军所作的那几个令军史家困惑了50年之久的战术战略决策表示了不满。他常对那些他认为缩手缩脚的英美庸将所付出的代价进行激烈抨击。他批评奥马尔·布雷德利没能在法国西部的凡尔赛包围住德军，致使他们逃跑并卷土重来。巴顿对艾森豪威尔的让第3集团军在法国东部放慢推进速度的昏招表现出最强烈的愤慨；这位最高统帅喜欢所谓的“长战线”推进——英军在北，美军在南——使得德军有时机加固防线，使得希特勒在阿登地区也就是人们所知的凸出地带大发淫威。今天看来，他痛斥“重大战争失误”时的义愤是多么的可悲。

然而，太多的光荣在等待着巴顿。他在战役中的指挥——闪电般的迂回以及调遣十七个师穿过冰天雪地的阿登地区直击敌肋——使之成为现代战争中最著名的战役之一。挺进特立尔（当艾森豪威尔建议巴顿绕过这座固若金汤的德国城市时，巴顿说，“我要是用二

个师拿下特立尔怎么办？再还给德国人吗？和在帕拉庭内特全歼二支德国军队同样使巴顿光芒四射。

尽管巴顿在欧洲的早期战役中不太引人注目，可他突进德国西部和攻克萨尔都显示出他高超的指挥艺术。他灵活机智，才华横溢。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他调动十二个师跨过摩泽尔河绕到德军身后，俘虏了六千敌兵，占领了万余平方英里的领土。除了坦克部队，他还能天才般地指挥步兵、炮兵、装甲兵和空兵等军种错综复杂的联合作战。

德国人彻底投降后，巴顿屯兵捷克斯洛伐克。他对艾克拒给他控制布拉格火冒三丈，并对苏联的背信弃义耿耿于怀。他在日记中发泄说：“要是有必要向俄罗斯人开战，那最好快点儿。”

巴顿是在他留恋已久的战争舞台上倒下的。他生命旅程的最后六个月既荣耀又悲凉。在担任巴伐利亚总督时他拒不执行艾森豪威尔的清洗纳粹计划；虽然亲睹过第三帝国集中营的暴行，也曾把德国人赶到奥赫德鲁夫附近的集中营参观思过，可他相信利用前纳粹党员进行管理效果会更好。一位巴顿手下的官员认为，“我们只知道巴顿会杀德国人，却不知他会管理德国人。这根本行不通。”

这确实真的行不通。离开战场的他变得暴躁了。1945年夏天过后，他更加骄横、自负，喜怒无常，还总是显出滑稽可笑的轻浮。比如他曾对比阿特丽丝说被他们占领的巴伐利亚“到处都是漂亮姑娘，她们都自称是捷克人”。他简直快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怪人。负责编辑他的书信的马丁·布鲁门森说他反对“闪族人染指传媒”，并鼓吹犹太人“畜牲不如”。当无数崇拜者在那个夏天走上街头为英雄荣归波士顿而欢呼时，巴顿却在讲话中称那些战死者都是“傻瓜”。这句话使他的故里之行黯然失色。作家德怀特·麦克唐纳则说他“冷酷、歇斯底里，粗鲁、作做，野蛮、空虚”。

1945年10月2日，艾森豪威尔解除了巴顿第3集团军的指挥权和巴伐利亚总督的职务。为照顾他的面子，给他挂了个第15集团军指挥官的虚名。他给比阿特丽丝写信时则表示，“我可以头破血流，

但不会低头。”

两个月后，就在巴顿马上就要离开德国前不久，他在驱车前往曼海姆附近的野雉猎区途中与一辆卡车相撞。其他人没有受伤，只有巴顿被从后座摔上来的一个老兵砸断了颈骨。在海德堡军事医院，不能动弹的他与疼痛、沮丧和死亡抗争了十一天。包括四名神经外科大夫在内的十四名医生精心为他诊治。慰问信从国内雪片般地飞来。伤情得到控制后，他被空运到了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医院，但情况突然恶化了。1945年12月21日下午5点45分。乔治·巴顿因肺水肿和充血性心力衰竭与世长辞，终年60岁。他的一个医生这样写道，“巴顿死得同活着时一样勇敢。”

在十二月末一个多雾的清晨，巴顿被安葬在卢森堡哈姆美军烈士公墓，与他的六千名旧部相伴长眠。葬礼的规格相当于国家元首，一个来福枪班按传统三鸣排枪向他致敬。

他已为自己——一名战士——写下了最后的祷文：“如果命运安排我去死，那就让我勇敢而光荣地为最大程度地消灭敌人而死。啊，上帝，请保佑和指引那些先我而去的人。”真想说我们将再也见不到巴顿这样的人，但鉴于巴顿坚信人之轮回，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里克·阿金森

1995年1月 柏林

序二：凡人·勇士·传奇

“恺撒的性格——如果说如此神秘复杂的天性可以称做是一种性格的话——是难以捉摸的。”

大概每个人所说的关于巴顿的每件事都是真的，这个名字，因其主人的军事天才、桀傲不驯和二战中所取得的辉煌的胜利而被我们牢牢铭记。但他既不像战地记者常常描述的那样性格狂暴，刚愎自用，也不像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那样头脑简单，感情用事。事实上他是一个复杂、矛盾的多面体。

他反复无常却又忠实可靠；他粗暴乖张却又细心敏感；他社交广泛却又孤独寂寞；他热情奔放充满活力，却又常常感受到内心痛苦的煎熬。他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展示了那种被称为自负和谦逊的奇异的综合体。

他自己就是传说中古罗马无畏的角斗士的现实写照。他被看做是二战美国得以取胜的原因所在。他逐渐地象征着一种无情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在摧毁希特勒所代表的邪恶势力时是必需的。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以自己的精神和才能深深地吸引着周围的人并引起他们无限的遐想。他把他的军队训练成一支最优秀、作战最有力的队伍，是他给了他们战胜一切的决心。

艾森豪威尔在1945年5月给巴顿的信中说：“你使你的军队变成一支无坚不摧的力量。”1948年巴顿被评价为“最能有力作战的杰出代表”。他变成了一个传奇人物。

巴顿从一位年轻的士兵变成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一定程度上，他对于恐惧和战争的理解促成了这种转变。他说：“人如果想要在战场上勇敢无畏，就得首先战胜自己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自我保护意识。”他写道：“一个胆小鬼穿得和勇敢的人一样，那么也可能变成英雄。”因为胆小鬼至少可以装得和勇敢的人一样有勇气。

巴顿热切地渴望认可、赞许和成功。他想要的，就是掌声。对他而言，掌声就意味着胜利，不仅仅赢得战争、比赛，还要战胜自己所认

为的性格上的弱点和缺陷。他有着虔诚的信仰。他相信“如果不是命中注定,那就是命运”。他是说一个人可能天生要成为伟人,但未定一定会成为伟人——除非这个人能够全力以赴地奋斗,最终使命中注定变成现实的命运。他一直都在这么做,他不断地鞭策自己。无论做什么事,他都追求完美,从不会对自己的表现满意。他总是担心自己有许多缺点和不足,缺少那种能使他梦想成真的能力。

那么他无限的精力和坚韧的毅力的动力来源是什么呢?他20多岁时,在军校期间曾在日记上这样写道:“乔治·巴顿。你已经看到热情对于成功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你必须要靠自己的能力得到掌声和赞许,而这也是你应得的,尽管在和平年代这可能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这却是生命中唯一值得追求的一件事了。为了追求最高荣誉,生命与世俗的欢乐只是小小的牺牲。你曾尽了最大的努力,失败了;现在你要尽最大的努力获取成功,这正是你活着的目的所在。你必须这么做,你必须成就一番事业,一直不停地追求吧,直到你达到了事业的顶峰或是进了坟墓。”

一般人都会认为巴顿粗暴怪僻,张扬自吹,而这种印象事实上掩盖了他的军事天才。巴顿对于科技的发展一直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能准确地预测新型武器装备应用到作战中去的作用。他兴趣广泛,对于现实和环境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对于历史也有着敏感的洞察力。他喜欢把现实的问题和他所熟知的远古时期的战争知识融合在一起。他曾经写道:“一幅没有背景的图画既无趣又会误导人的思想。为了描绘一幅栩栩如生的现代画卷,我们必须把历史背景加进去。”

他从不回避战争中的流血死亡,他曾写道:“不幸的是,战争意味着拼命,拼命意味着死亡。”而军事训练的真正目的就是使士兵学会“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作战,并且要比敌人更有效地作战”。他曾以一种冷酷的幽默写道:“自从人类怀着值得称赞的杀人欲望,闹哄哄地挤在一起,战争就变成了一种肮脏的勾当。”但是战争也是一场刺激的角逐,是“一场为了赢得可能获得的最高的赌注的斗争”——对于国家,对于军人来说就是“生命和甜美的成功”。

他的偶像约翰·约瑟夫对他受益匪浅,他细致入微地观察约瑟夫